

争”？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来拯救它”？为什么特朗普说“这次选举会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上却被一小撮的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为什么特朗普说，他们“最厉害的武器是媒体公司，新闻业”以及在美国，媒体公司“已经不再和新闻业有关了、他们是政治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他说客及财团实体没有区别”？为什么特朗普要强调，任何挑战美国媒体“所控制的人，都会被视为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为什么特朗普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美国媒体“会说谎、说谎，然后又一次他们会做得更坏。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做任何事”？甚至包括“大面积的真相掩盖”？……当特朗普声称，“希拉里秘密会见国际银行，密谋摧毁美国的主权。为了让这些国际大财团，她的特殊利益集团朋友和她的赞助人变得富有”时……他仅仅是在指民主党吗？（以上均引自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针对“影子政府”的一次演讲。）

显然不是。

换言之，特朗普在上台后并不仅仅是想为产业资本谋利，而是想夺回政权——从谁的手里夺回政权呢？太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是想从他的真正的“对手”、从控制着美国和国际金融大权的跨国金融资本手里。如果再进一步追究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舆论“政治正确主义”的高压下，没有任何西方媒体敢于指出，跨国金融资本——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的主要控制者属于一个特殊的族群：犹太族群。特朗普也不敢说，他只敢说，

西方内部统治阶级两大资本产生分裂、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反犹太主义浪潮、西方社会矛盾已经深陷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状态之中……**西方国家内部在未来几年，将会进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体制危机之中。**

“这就是现实”，是“你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以上均引自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针对“影子政府”的一次演讲）的现实。

当得到了底层白人“红脖蓝领”支持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尖锐化之际，当“占领华尔街”运动、“黄马甲运动”等席卷欧美时，当美国和西方各国内部政治极端力量开始出现、选举中的传统政治党派开始走向末路、社会开始展现绝对分裂的状态时，表明西方从美国到欧洲诸国，从社会到政界，有一股反犹太的潜流正在逐渐升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确实，由于西方媒体主要被控制在跨国金融资本的手中，甚至包括互联网和推特等其他通信和传播手段，因此，这股潜流一直被隐而不谈。但这股潜流却确实存在。仅以法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近五年来，反犹太现象层出不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甚至连法国官方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正因为对犹太人的攻击、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反犹太现象的急剧增多，马克龙总统在2019年2月20日参加“法国犹太人组织联合会”（Crif）著名的晚宴时宣布，要通过新的在互联网上反对散布种族仇恨的法律，来保护法国犹太裔。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法国小姐选举时，围绕着犹太裔的亚军

April Benayoum 引起了法国舆论圈的一场激烈的争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反犹太势力和舆论也正在急剧上升。美国历史证明，每当出现经济危机时，都会出现反犹太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已经是一种规律。只是，这一规律很少被媒体提及。一般学术界认为，这一次美国的反犹太主义复燃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30年后达到高潮。2018年10月27日甚至发生了匹兹堡生命树会犹太教堂枪杀事件，一名46岁的白人枪杀了11位犹太人，震惊全美。美国犹太裔占美国人口非常少，仅2%左右。但由于犹太裔绝大多数都是在金融、法律、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就业，因此受经济危机冲击很小，甚至相反无论在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状态下都能够成为获益者而非受害者（或成为受害者时却必然会得到国家的补贴而反而成为获益者，如2008年金融危机即是一个例子），因此便很容易会成为底层一部分“红脖子—蓝领们”的仇视对象。特朗普上台使这一特征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美国犹太独立杂志《时刻》主编娜汀·爱泼斯坦就曾指出，2016年特朗普总统候选人的出现，激起了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高涨……而特朗普的当选，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也应该指出的是，犹太裔实际上是被跨国金